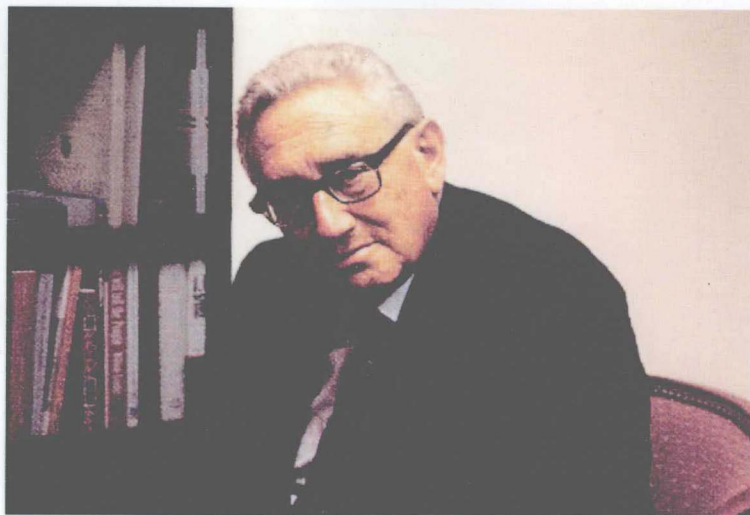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基辛格

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著
胡利平 凌建平/等译

(全译本)

一场外交智能的盛宴 一部全球战略的呈现

现代全球经济体系特有的危机和惊人的增长率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自1980年以来，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危机都比前一次更严重，更具有向其他地区蔓延的危险性；每一次危机都在其高峰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迅速制服；每一次危机都显示，国际经济体系也许并不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却具有恢复活力的能力。

基辛格

美国的全球战略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美】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 著

胡利平 凌建平 / 等译

海南出版社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by Henry Kissinger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1 by Henry A. Kissing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9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安排, Simon & Schuster Inc.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 - 2007 - 1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辛格: 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基辛格(Kissinger, H.)著; 胡利平, 凌建平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9. 10

书名原文: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 New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ISBN 978 - 7 - 5443 - 3101 - 2

I. 基… II. ①基…②胡…③凌… III. 美国对外政策 - 研究

IV. 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1461 号

参加本书的一些译者, 我们曾多方寻找, 一直未能找到, 敬请看到此书后与我们联系

基辛格 美国的全球战略

作 者: [美国]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译 者: 胡利平 凌建平 等

出版人: 苏 斌

总 策 划: 刘 靖 任建成

责任编辑: 黄宪萍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黎花莉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 - 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95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3 - 3101 - 2

定 价: 32.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亨利·基辛格为美国前国务卿，是一位西方政治家，书中对一些事务、人物的叙述与评价属于作者个人观点，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海南出版社

我们不必，也不会赞成书中的所有观点，但书中有许多话是既普通又实在的常识。

——李肇星

中译本序言

李肇星

一

早在我 2001 年 1 月 29 日奉调离美回国前，基辛格博士就告诉过我，他将有新著问世，于是我等待着。6 月，他的这本书在纽约出版了。

开卷初读，觉得我一年多前对本书作者的印象大致准确，我在叙述他为我举行的一次西餐中吃的晚宴时曾这么写：

多上了几道，

比别人。

酒饮不尽，

重在缘分。

多叙了几言，

比别人。

话说不尽，

重在心近。

多攀了几峰，

比别人。

山登不尽，

贵在平稳。

多看了几着，

比别人。

棋下不尽，

贵在深沉。

二

美国需要一项外交政策吗？这要由美国人来回答。

但是，受基辛格这一深入浅出，既通俗又奥妙的问题的刺激，我更清晰地认识到，我的祖国不仅需要而且已经成熟了自己的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形势出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1949 年 9 月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外交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侵略，反对战争。

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根据这一原则规定：“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标而努力。”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和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政府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2 年中国宪法肯定了这一政策，规定中国“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

交流；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宪法还规定：“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50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的集体领导下，中国政府坚持这一政策，维护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作出了贡献。

今天，中国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广泛的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友好往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与数以百计的其他国际组织在联合国发挥着建设性作用。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中国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先后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就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达成协议，为国与国之间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范例，也为解决台湾问题树立了榜样。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热爱和平。中国是坚定的和平因素，并必将继续如此。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和平与合作，发展与进步，是时代潮流。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一个都没解决，天下并不太平。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中国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是中国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

的确，中国的外交事业应该代表和服务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

展要求，代表和服务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和服务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也是我们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国际事务中，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和平与发展的大局高于一切，全人类的进步事业高于一切。为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的事应该由各国自己去办，国际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一国国内要讲民主，国际上也应讲民主。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应一律平等，尊重彼此的主权和人权。冷战心态、傲慢偏见、双重标准、干涉内政乃至军事威胁，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逐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各国应和平相处，平等相待，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的目的。

中国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单方面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继 1985 年单方面裁军 100 万后，1997 年又决定裁军 50 万。我们将继续全面参与并推动国际裁军。中国将继续广泛参与多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项合作，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解决环境、粮食、预防犯罪、预防疾病、禁毒、难民、妇女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是邻国最多的国家，将继续致力于与周边各国做好邻居、好伙伴。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积极探索与其他各国友好合作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新世纪、新世界。

三

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基辛格博士在书中做了原则论述。

比如，他说，在苏联解体、德国统一之后，应该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组建新的协商机构“大西洋指导集团”；在21世纪，美国和西方要保证在新出现的国际体系中听到俄罗斯的声音并予以尊重，同时必须强调，对力量平衡的关注并未随冷战结束而结束；在不断变化中的亚洲，美国的利益是防止任何军事大国控制该大洲，要坚持与所有亚洲国家建立建设性关系等等。

当然，中国读者更关心作者对中美关系说了些什么。

我们不必，也不会完全赞成书中的所有观点，但书中有许多话是既普通又实在的常识。

比如，他说，“美中建设性关系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恩赐，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为了增进共识，美中非常需要就地缘政治问题进行不间断的对话”；“美中分别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他们有特殊的责任来化解分歧和寻求共同利益……”

准备上面这段话时，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华盛顿和纽约遭受恐怖主义暴力袭击的“9·11”事件。于是，本书中一些观点的预见性

光芒就更引人注目了。

细读此书，记住作者试图传播的一些常识，我们更能体会到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外交政策的论述是多么深刻而又亲切，也更能理解中美两国有理由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并推动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伟大进程。

.....

像基辛格这样的著作还需要什么序吗？以上那么多啰啰嗦嗦，只是开卷之后涌上心头的点点滴滴心得而已。

2001年10月20日

深夜于北京东交民巷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李肇星 (1)
第一章 巅峰上的美国：称霸世界还是领导世界？	(1)
国际环境的变化	(4)
美国面临的挑战	(8)
第二章 美国与欧洲：民主世界之一	(17)
大西洋关系的转变	(21)
大西洋与欧洲领导权的变化	(26)
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31)
欧洲一体化与大西洋国家之间的合作	(39)
战略理论：欧洲军事危机的处理	(42)
战略理论：导弹防御与大西洋联盟	(46)
与俄罗斯的关系	(53)
建立大西洋关系的新结构	(62)
第三章 西半球：民主世界之二	(65)
地区革命	(66)
新的挑战	(68)
有走出混乱的途径吗？哥伦比亚方案	(71)
西半球的美好前景	(75)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南方市场	(79)
第四章 亚洲：一个相互制衡的世界	(91)
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	(92)

对日关系	(99)
对朝关系	(107)
对华关系：历史背景	(113)
对华关系：战略背景	(123)
台湾与中国	(127)
印度	(131)
下一步怎么走？	(137)
第五章 中东与非洲：过渡中的世界	(141)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144)
我们何去何从？	(157)
美国与波斯湾	(164)
伊拉克	(166)
伊朗	(173)
让非洲自生自灭吗？	(178)
非洲的环境	(179)
制订非洲政策	(184)
第六章 全球化的政治	(189)
经济与政治	(193)
危机管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7)
政治演变与全球化	(206)
第七章 和平与正义	(213)
美国的传统	(216)
罗斯福与威尔逊	(220)
新干预主义	(231)
人道主义干预与国家利益：四项原则	(236)
人道主义干预与历史背景	(244)
普遍管辖权	(253)
第八章 后 9·11 时代的世界格局	(265)
恐怖主义带来的新挑战	(266)

大西洋联盟和伊拉克	(269)
巴以冲突	(277)
与俄罗斯的关系	(287)
最后的话	(292)
结 论	(293)
信息与知识	(293)
致 谢	(299)



第一章

巅峰上的美国：称霸世界还是领导世界？

新千年即将降临之际，美国雄踞各国之上，哪怕是昔日最辉煌的帝国都望尘莫及。从武器装备到企业家精神，从科学到技术，从高等教育到大众文化，美国在全世界势压群雄。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美国凭借自己的超强地位成为维护国际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它参与调解了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的冲突，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员。美国决心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几乎一有机会就毛遂自荐，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尽管有时冲突各方并没有请它出面调解。1999 年 7 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冲突就是一例。美国把自己看做是全球民主体制的发源地和保护人，越来越频繁地扮演裁决他国选举是否公正的法官。倘若达不到它的标准，美国马上实施经济制裁，要么以其他方式施压。

为此，美国的军队遍布全世界，从北欧平原一直到两军对峙的东亚前线。在维和的名义下，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卷入几乎成了永久性的军事义务。在巴尔干半岛，美国现在扮演的角色与上个世纪末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扮演的角色没什么不同，在互相厮杀的少数民族裔之间建立保护区，用把它们隔开的办法维护和平。美国凭借最雄厚的投资资本、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最大的市场控制了国际金融体系。美国的通俗文化领导了世界各国的潮流，虽然有时它会引起他国的强烈反感。

90 年代的遗产含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常常唯我独尊，随心所欲，结果被人指责为美国霸权

主义；另一方面，美国为世界其他地区开的处方不是源于国内压力，就是重弹冷战时期的老调子。盛极一时的美国因此又面临着落伍的危险，很有可能被影响并最终改变全球体制的许多潮流甩在后面。当今世界于是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各国敬畏、顺从美国的同时，又对它开的处方感到恼火，不清楚它的长远目标是什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人自己常常对自己国家的超强地位漠然置之。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美国国会的态度是观测美国的两个重要晴雨表。据此来看，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兴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①。想崭露头角的政客为谨慎起见，在外交政策上三缄其口。他们认为，所谓领袖素质就是能反映当今民意，而不是勇于开阔美国人的眼界。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几位总统候选人没有对外交政策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前两次总统大选中，情形也是一样。尤其在90年代，美国的强盛与其说是源于战略上的深谋远虑，更不如说是一系列旨在迎合国内选民需要的临时决定的结果。此外，经济领域内的技术革命以及生产率前所未有的改善也助了一臂之力。人们于是认为，美国似乎根本不需要一项长期的外交政策，遇到危机时，临场发挥就行了。

处于巅峰的美国现在处境尴尬。面对有史以来也许是最深远、最波澜壮阔的巨变，美国提不出反映新现实的理论。冷战的胜利滋生了自满情绪，对现状的满足导致人们把政策看做是老一套内容的延续。随着美国经济的蒸蒸日上，决策人开始把战略与经济混为一谈，看不清美国技术引起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上的后果。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繁荣，志得意满的美国人怀有一种命运感，具体体现为一种双重错觉：左翼方面，不少人把美国看做是世界各国国内变革的最终仲裁者。他们的言行让人觉得，无论哪个